

陈水华 惊鸿归来问羽自然

文 王小柔



中华凤头燕鸥

我曾被网上一条信息吸引，那是一份号称“中国最诗意的工作”，在浙江某无人小岛上，监测中华凤头燕鸥育雏，拍拍鸟、吹吹海风，日薪300元。真的无比羡慕那些从数千报名人中被选中的志愿者。

我也喜欢逛博物馆、美术馆，留意所有跟鸟有关的图案，崇拜宋徽宗，因为他画的花鸟太“仿真”了，心想如果把宋画里的鸟编成一本书，肯定很有意思。没过多久，我看到了《形理两全：宋画中的鸟类》这本书。查过后才发现，作者陈水华原来也是第一个在荒岛上设立观测站、守护中华凤头燕鸥的人。

同为“鸟友”，亲近感油然而生。陈水华问我：“最近出现了黑林鸽，你没去追鸟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正一个人站在大野地里数天空过境的猛禽，凤头蜂鹰集群刚飞过去，马上又要接着数雕。”这些鸟名如同暗号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“鸟人”，才懂得迁徙季那份孤寂之美。

二十余载海岛追鸟人终于找到了神话之鸟

2023年5月，太平洋海鸟组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办年会，当“特别成就奖”的荣誉颁给陈水华时，由于工作原因，这位中国学者未能到现场领奖。那时，越过蔚蓝的海域，他回想起二十余年守护中华凤头燕鸥的历程。“从2003年第一次出海寻鸟至今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却藏着穿越台风与浪潮的力量。

2002年闷热的夏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科研人员陈水华接待了来自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鸟类学家颜重威。颜重威说：“浙江岛屿众多，或许藏着中华凤头燕鸥的踪迹。你要是能发现，这可是个大新闻。”这句不经意的话，像一颗种子落在陈水华心里。当时，这种被称为“神话之鸟”的珍稀鸟类，在全球仅存不到50只，仅有的两件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。

2003年春天，陈水华组建了一支“杂牌军”，包括鸟类学家、植物学家、两栖爬行动物专家，带着微薄的经费，坐上铁皮船，准备踏遍浙江两千余座岛屿“大海捞针”。

第一年，一千多个岛屿的调查几乎一无所获。团队在荒岛上被蛇虫侵扰，因没有码头，铁皮船只能隔着海浪望岛兴叹。之后的每年6月台风季来临前，他们会雇一艘小渔船，从舟山市嵎泗列岛出发，在海上漂泊三个月。

船小得像片叶子，浪头涌来时，能被抛起两米多高。没有码头靠岸，登岛充满危险。人先蹲在船头，趁着大浪袭来，船身颠簸到最高点的瞬间，纵身跳上崖壁，裤腿全被海水浸透了。考察完，回船也需要掐算好大浪拍打的节奏，等浪头把小船推到最高处，人再往下跳。

最初陈水华跑遍舟山群岛1300多座岛屿，只在岱山一座小岛上发现了黑尾鸥等鸟，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始终未见。2004年7月，经费告罄，团队准备放弃时，象山县相关部门的委托让他们

获得了机会——调查韭山列岛省级自然保护区。

8月1日清晨，大雾弥漫。陈水华带着团队登上一座名为“将军帽”的无人岛，抬头瞬间，漫天燕鸥如白云翻涌，地上密密麻麻全是蛋！在4000多只大凤头燕鸥的繁殖群中，他数出20只羽色偏白的中华凤头燕鸥。那一夜，陈水华喝了酒，甚至跳进海里游泳，他说那时候自己像个孩子一样高兴，这段日子吃过的所有的苦都值得了。

但自然的考验与人性的贪婪接踵而至。一周后，两场台风席卷海岛，留给他们的只有滚落的鸟蛋和死去的雏鸟。2007年6月，当8只中华凤头燕鸥重返将军帽岛时，保护区派船24小时值守，却在补给空档遭遇盗蛋贼，1000余枚鸟蛋被洗劫一空。陈水华说：“市场上一枚野鸟蛋从15元涨到35元，给这一物种带来了灭顶之灾。”

让神话成为现实 保证栖息地安全

2010年，首届海岛保护暨海洋保护区管理国际论坛在象山召开，美国专家提出了一个“社群吸引技术”，即用假鸟吸引真鸟。因为燕鸥是群居性鸟类，看到同伴在此，才会留下筑巢。陈水华很快在韭山列岛中的铁墩屿启动了项目：布设300多只假鸟，安装太阳能供电的鸟鸣声回放设备。接下来70天的等待毫无音讯，准备撤场时，志愿者发现音响坏了。陈水华说：“修好后再等一天吧。”他还是想坚持。

第二天清晨，上千只燕鸥盘旋而来，其中4只正是中华凤头燕鸥。这一年，19只中华凤头燕鸥留下繁殖，孵化出两只幼鸟。韭山列岛偷蛋事件后，陈水华成了海岛守护者。每年6月到8月，是燕鸥繁殖季，他带着志愿者住在岛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每天巡逻监测繁殖群。

“偷蛋的人专挑潮夜，借着海浪声掩盖动静。”陈水华说，有一次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沙滩上有脚印，顺着痕迹追到岛西侧礁石区，远远看到两个人影正弯腰往塑料袋里装东西。他们没敢贸然上前，悄悄退到隐蔽处，用对讲机联系附近的渔政船。渔政船靠近后，驱赶了捡蛋人。

为了杜绝偷蛋，陈水华带着燕鸥保护手册，挨家挨户走访附近渔村，给渔民们讲中华凤头燕鸥的珍贵。为了不打扰燕鸥孵蛋，他们在海岛上搭建观察屋，离鸟巢5米之外，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，用望远镜观察、做记录。如今，韭山列岛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繁殖地，全球近85%的“神话之鸟”在此栖息，数量从不足50只增至近200只。而陈水华的足迹，早已遍布浙江两千余座岛屿，那些地方都是他努力守护的鸟类家园。

宋画里的飞鸟密码 博物馆里的破译师

2024年初冬，浙江省博物馆“问羽：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”展览现场，一束聚光灯打在《百花图》的卷首。在这幅近17米长的宋画真迹上，黄雀站在桃枝上啄食，翠鸟掠过荷塘，与一旁陈水华拍摄的山麻雀照片形成奇妙的对话。

这次展览是陈水华从鸟类学家到博物馆馆长的跨界实践。外借文物的过程，更显出他的执着。他动用了许多人脉资源，反复与出借方沟通。为了借到一件南宋画家牧溪的作品，他派出

了一个团队，带着详细的展览和保护方案，去日本各大博物馆拜访。“每一件文物都有生命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价值。”他说。

最终，所有文物如期到位，其中包括南宋画家梁楷的《疏柳寒鸭图》与《秋芦飞鹭图》，前者藏于故宫博物院，后者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，两幅画在展厅里彼此呼应。寒鸭缩颈栖于柳梢，飞鹭展翅掠过芦塘，笔墨简练却尽显神韵。在野外看鸟久了的人 would 懂，这就是它们最真实的状态。陈水华回忆起在杭州西溪湿地观鸟的清晨，野鸭群飞的剪影与画中意境重合，那一刻，数百年的时光“消失”了。

他带着三十年观鸟积累的自然认知，在宋画中发现了被忽略的“生命密码”。细读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》中的《宋画全集》时，他吓了一跳——在174幅有鸟类的作品里，88%能辨识具体物种，共67种。这个发现埋下了此次展览的种子。

在展厅的“访山野”单元，宋徽宗赵佶的《桃鸠图》与红翅绿鸠的野外照片并列展出。画中的鸠鸟羽毛红绿相间，尾羽的斑纹与照片丝毫不差。而在南宋画家李迪的《雪树寒禽图》里，楔尾伯劳站在带刺的荆棘上——这正是陈水华在野外经常见到的场景：伯劳喜食蜥蜴，带刺的枝条能帮它固定猎物。他说：“宋人讲格物致知，他们的写生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真的蹲在林间观察。比如画中鸟爪的抓握姿势，那种力度，没有长期观察画不出来。”

科学的眼光，也让他发现了宋画中的瑕疵。比如赵佶的《瑞鹤图》，陈水华说：“丹顶鹤的次级飞羽其实是黑色的，徽宗画成了白色；飞行时鹤颈是伸直的，这里却画弯了。”这种较真儿里藏着他对艺术的敬畏，“这不叫错误，是时代认知的印记。就像我们现在研究燕鸥，也会不断修正以往的结论。”

在陈水华看来，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数字展厅里，李迪的《枫鹰雄鸡图》通过三维动画活了过来：苍鹰展翅俯冲，雄鸡惊慌逃窜，枫叶在风中飘落。扩展现实（XR）技术构建了赵佶的御花园，观众能听见画中鸟雀的鸣叫——这些声音都来自陈水华团队的野外录音。“我想让观众知道，宋画里的美不是虚构的，而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自然。”他说。

陈水华总结：“观鸟教会我凝视，就像宋人写生时那样，专注于生命的每一个细节。后来在野外观鸟时，我总会想起《秋芦飞鹭图》，那些在林间追逐的生灵，不正是画中精灵的现世模样吗？”

美是进化的生命诗 要守护文明的温度

陈水华是个较真儿的人。2019年，刚刚出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时，他在一个月內走遍各个馆区的每个角落，向职工征集整改建议，一共记录了180个问题。随后花了一年时间，将这些问题全部整改完毕。

2023年8月28日，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馆前一天。早上7点，陈水华站在曾登上央视《国家宝藏》的国之重器——良渚玉琮王展柜前，眉头微蹙。“灯光始终不够理想，观众一句‘看不清’，我们就要调试百次千次。”他指挥技术人员调整五盏射灯的角度。通史展厅内，他坚持将在湖州长兴太傅庙旧石器遗址发现的远古人类脚

印复制品铺在地面，“让观众能踩着历史走”。

无论是文物还是鸟类，陈水华有了自己的发现，他认为，美是进化的奖励。这个观点，是他对自然与艺术的终极思考。“雄孔雀的尾羽，每一只眼状斑都是进化的杰作。雌孔雀喜欢这种斑纹，因为它象征着健康的基因，这就是美是进化的奖励。”在他看来，审美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。人类的大脑有两种模式：自动模式负责饿了吃饭、见蛇躲避等本能反应；思考模式则需要主动耗能。而美感，正是自动模式的奖赏机制。“古人觉得‘羊大则美’，因为羊肉能提供能量；我们喜欢晚霞，因为它预示着安全的夜晚。”他解释道，“美是用愉悦感引导我们靠近有利资源。”



这一观点源于他对燕鸥的观察。中华凤头燕鸥的白色羽冠在繁殖期会变得格外鲜艳，雄鸟通过展示羽冠吸引雌鸟。“这和宋人画中孔雀开屏的道理一样，都是用美传递生存信号。”在他眼中，艺术是美的失控与逃逸。原始岩画最初是为了记录狩猎，却在不断创作中诞生了艺术性；宋画起初可能有吉祥如意，却在画家的凝视中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。陈水华提起《疏柳寒鸭图》，“梁楷的笔墨里没有功利，只有对生命的敬畏，这就是艺术的本质。”

当“社群吸引技术”成功招引燕鸥后，陈水华没有止步，而是开始研究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的杂交问题。“保护不能只讲数量，还要守护物种的独特性。”他与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，通过基因检测追踪种群纯度，这种超越了“生存本能”的追求，正是艺术精神在科学中的体现。

在那次“问羽：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”展览中，赵佶的《芙蓉锦鸡图》前面总围着观众。陈水华会告诉他们，这幅画记录了北宋时期鸟类的杂交现象，宋人的艺术创作里藏着科学真理，这就是美与真的统一，这种统一，正是进化赋予人类的最高奖赏。

陈水华访谈

大量鸟类的新发现都来自观鸟爱好者

王小柔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宋画和观鸟结合起来的？

陈水华：我从小就喜欢上了绘画。宋画的写实超出我的想象，内容丰富且姿态准确，画中栖息地的环境也都很精准。不像之后的元明、清文人画，多画些喜鹊、仙鹤，内容单调失真。比如，赵佶画的红翅绿鸠站在桃花上，我在杭州见到过同样的景象，它在吃桃花花苞。可见宋画多是来自画家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。

王小柔：您为什么认为观鸟是一项环保活动？

陈水华：观鸟在我国大陆兴起于21世纪初，但在欧美等地早已普及，是许多人一生的爱好。当观鸟成为一项爱好之后，参与者势必会关注鸟类的种群现状、生存环境以及受威胁的因素等，并自觉地参与到鸟类的宣传、监测和保护行动中来。此外，观鸟记录，尤其是鸟类的新记录、新分布数据，对于鸟类保护研究来说，是难得的基础数据。这种基于公众观鸟数据开展的科学研究，又被称为“公民科学”。近年来，大量鸟类新记录的出现来自观鸟爱好者，而且，观鸟爱好者也日益成为我国鸟类保护实践的主力。我也会给公众做观鸟的科普活动。

王小柔：您为什么觉得美是生命最后的救赎？

陈水华：近年来，我在追两部美剧：一部是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另一部是《西部世界》。前者气势恢宏，铺陈人生的多变与命运的多舛；后者条分缕析，探寻人性的幽微和自由的本质。缺乏理想的人生是可悲的，但并不令人绝望，因为我们还拥有美，美感永远也不会弃你而去。窗外的风景依然美丽，桌上的饭菜依然可口，家人的友爱依然温暖。走进电影院的时候，我们明知银幕上的一切都是虚构的，但依然会泪流满面。进化既然造就了我们，也就会负责给我们的人生兜底。因而，美是生命最后的救赎。

王小柔：近期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？

陈水华：最近在写一本《得意忘形》，内容是谈宋代之后元、明、清绘画风格的变化。文人画强调自我的表达，写意更是将书法入画，展现笔墨之美。其实相比而言，我更喜欢宋画的考究和细腻的美感，总让我在绘画与现实间穿梭，美得得更直接、更真实。

（图片由陈水华提供）

讲述

研究者出版《成为张爱玲》

继续寻找张爱玲

口述 黄心村 整理 何玉新

“缘起港大——张爱玲的求学生涯展览开幕暨学术讲座”于2025年12月14日在上海举办。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、《成为张爱玲》一书作者黄心村现场展示了收录在书中的1934年香港大学校园规划图、宝珊道8号照片、张爱玲学籍卡等珍贵文献资料。为什么香港对张爱玲有这么大的影响？这正是黄心村溯源张爱玲心路历程的关键。

走遍香港大学后面的山坡 想象19岁张爱玲的样子

2020年是张爱玲百年诞辰，我想为她做点什么，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所以只办成了一次展览，名为“百年爱玲，人文港大”，而且是虚拟展，于2020年9月28日零点上线（现在网上还可以看到）。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做下去，所以出了一本书，繁体字版叫《缘起香港：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》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简体版，书名叫作《成为张爱玲》。

1939年8月，张爱玲已经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，并被伦敦大学录取，但因“二战”爆发，没办法去伦敦

上学，而转入香港大学文学院，主修英文和历史，辅修中文和翻译。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进攻并占领香港。1942年5月，张爱玲返回上海。

我在香港大学档案馆找到了1934年的校园规划图，那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班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设计的。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，校园就是这样。

张爱玲当年住在哪里？历来有一个说法，说她到香港大学后住在梅堂。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梅堂当时是男生宿舍，女生宿舍在校外山上，宝珊道8号，房子已经不存在了。

张爱玲写过，宿舍外有花园，面积不大，却是个绝好的所在，有百合花纯净的绚烂，栀子花浓重的芳香，豌豆苗轻盈的活泼，更有大丽花、牵牛花和波斯菊的缤纷色彩。这所有的美好都安放在被海路环绕的高高的山坡上，背景是碧蓝的天空、浩瀚的大海。宿舍餐厅在一楼，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。

可以想象一下，19岁的张爱玲从宿舍走出来，经过陡峭的下坡路，走到本部大楼去上课，去冯平山图书馆。她的心情是很轻快的，好像一切都是空白，但是后来这个空白被很多



黄心村

事情、很多事件填满了。

张爱玲说过，二年级时，她是成绩最好的学生，门门都考第一，拿到了两个奖学金，其中一个是何福奖学金”。我在香港大学档案馆找到了证据，说明她确实是最优秀的学生，毕业后可以保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。可惜战争爆发，她成了香港大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肄业生，没有拿到文凭。后来她到美国，这个事情让她吃了亏，因为要想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教职，必须有一纸文凭。

隆隆炮火之下，张爱玲在冯平山图书馆埋头读书，她想，至少让我把这本书读完吧。那也是香港大学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个瞬间。她在《烬余录》里写过，在炮火下看完了《官场现形记》，“字印得极小，光线又不充足，但是，一个炸弹下来，还要眼睛做

什么呢——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”

这本书是查资料查出来的，也是我用脚“走出来”的。香港大学后面的山都被我走遍了，来来回回地走，想象着19岁的张爱玲走在山路上是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感觉。

张爱玲的老师们都是传奇 许地山影响了她的文学观

我还找到一张1940年秋天文学院师生的大合照。香港大学1912年举行创校典礼，1916年首届学生毕业，之后每年的毕业季，都会在本部大楼前挂起牌子、排出阵仗，拍大合照。在那张大合照的第三排，我找到了张爱玲。我用了“人脸识别技术”，99.9%是她。最关键的是那副眼镜，从高中到大学，她戴的是同一副眼镜，那是她非常重要的视觉标识。

在香港大学，张爱玲的老师们都是传奇人物。张爱玲曾描写，历史老师佛朗士三十多岁，有孩子似的脸，蓝眼睛，头发稀疏，有点发福，上课时抽烟抽得像烟鬼。佛朗士曾给予张爱玲经济帮助，后来在她笔下，非常难得地对佛朗士的死亡传达出一种悲愤情绪，她一般不会这样，但佛朗士是她最崇拜的老师。

我找到了佛朗士的档案，每一页都是故事。他在香港出生，到英国剑桥大学读历史，毕业后又被香港大学招回来。当时历史系只有他一位教授，也只有他一个人是单身。教员宿舍在后半山，环境非常好，但他不住，偏要去山顶住，不用电，反对工业文明，骑脚踏车上班。他养了一群动物，其中有一头驴，用来驮水上山，有一次他还被驴咬了。

如果说佛朗士是不修边幅的话，那么许地山对自己的外貌一定是特别注重。从他留下的照片来看，他的个人面貌、衣着，个人的视觉风格都是非常突出的。

1935年，胡适推荐许地山到香港大学，就任文学院院长。很多读者知道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，知道他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，但其实他也是一位杂学家——他的学术体系里有传统的国学素养，有西方人类学、社会学的框架，还有印度语言的基础。他所呈现出的这种底蕴，对张爱玲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所以她在23岁时写散文《更衣记》，里面有很经典的文化史的东西。

张爱玲的短篇小说《茉莉香片》以香港大学为背景，其中有一人物叫言子夜教授，子夜即午夜，言午组成“许”，走上讲台的言子夜身穿长衫，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，大家公认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许地山。当然，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不可能只有一个人，一定是把各种人的不同特征综合在一起的。

许地山对张爱玲的影响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据，但是，他把全新的文学史观带到课堂上，把明清文学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他的文学史观、文化史观以及观察历史的角度，都对张爱玲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张爱玲重新去读少年时代已经非常熟悉的明清小说，对她来讲是一个翻新的过程。

想要一夜之间脱颖而出 她的个人风格无比鲜明

香港沦陷，对张爱玲的成长有巨大的、脱胎换骨般的影响。直面战争的经验，对她的刺激特别大，所以才有了那种成名要快、一夜之间要脱颖而出

望与激情。

她写过不止一次要躲避空袭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没有人听她诉说，她感到极度孤独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才促使她回到上海后一夜之间迸发出了个人风格，不仅是文字风格，还有穿着风格、视觉风格、影像风格，所有这些都是在巨大的压力、极度的孤独中产生的。她很快出版了小说集《传奇》、散文集《流言》，这是她早期作品中的经典。《传奇》有一个夭折的前身叫《香港传奇》，包括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《茉莉香片》《心经》《琉璃瓦》《封锁》《倾城之恋》七篇，都是香港故事。张爱玲说，要给上海人写香港故事，这七篇加上上海故事《金锁记》《年轻的时候》《花凋》，构成了《传奇》，是不折不扣的“双城记”。

张爱玲的作品能够经久不衰，就是因为个人风格鲜明。她从一开始走上写作道路，到晚年写的作品，都不是为了发表，而是要坚持自我。她笔下每个人物都在坚持自我，而且每一个都不一样。

我个人更喜欢张爱玲的散文，觉得是不得了的密、不得了的浓，是可以一个一个细节、一个一个字地打开。《烬余录》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写的就是香港的战争时期。我在美国教了十七年书，每年都教这一篇，我把它跟鲁迅的《呐喊·自序》放在一起教。那些忘却不了的记忆，只能写下来，非常非常沉重。所以，《烬余录》是我重新回到张爱玲的一个索引，它像一张地图，告诉我要从哪些方面继续寻找跟她有关的资料。

我觉得张爱玲研究就是一个宇宙，资料和资料之间好像都有某种前世的约定——你发现一部资料，其他的资料就会跟过来，所以永远不可能有做完的一天，永远会有新的空间。